

专业供给不足,是居家养老一大痛点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专业的护理人员,很多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还只是处于“老年活动中心”的阶段。

据本报报道,杭州市民麻阿姨的母亲已经86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麻阿姨自己也已经59岁,步入老年。在照顾妈妈这件事上,麻阿姨有些力不从心,她想找个好点的保姆,就算多出点钱也无所谓,但事与愿违,找了一圈下来,也没有合适的。今年下半年请过一位保姆,但只过了10多天,她就被保姆“炒鱿鱼”了,麻阿姨对保姆也不满意。原因是,这个保姆不懂得照顾老人。

事实上,麻阿姨的困境是现在很多家有老人,尤其是有患病老人所面临的共同的难题。出于观念问题也好,经济问题也罢,虽然现在社会上有专门的养老机构,但在家里养老,依然是许多家庭、许多老人的首选。

但照顾老人,尤其是照顾患病老人,不是简单的洗衣、做饭,或者陪伴就可,护理人员还必须具备专业的护理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一定的医疗常识,此外最好还要懂得一些沟通技巧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就拿患

有失智症的老人来说,其表现各有差异,有的老人白天情绪稳定,看起来完全健康,而且对答自如,但到了夜晚,情绪会突然失控、暴躁、发怒甚至打人,需要用药物控制其行为。这需要有十分专业的护理技巧才行,如果是没有受过专业正规培训的护理人员,别说做好了,能够做到就已经不错。而现实是,在市面上基本请不到有这方面护理知识的保姆。目前具备专业性的护理人员,大多是在福利中心,或一些组织机构内。如果要居家养老,现在的办法,很多是家属请普通的保姆,然后慢慢磨合,一点点教,结果就是频繁更换保姆。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如果将其全部推给社会养老机构,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杭州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了174.4万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达27.9万人。而据了解,杭州全市现有养老机构300多家,床位数大约在6.9万张。相比而言,社会养老机构从数量上、质量上还没有完全跟上现在的养老需求。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养老下沉,建立起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模式,这也是国际上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杭州市对此已经有所认知,2018年底,杭州市发布《关于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做好养老孝老敬老工作的实施意见》,就提到要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用房配建指标设置,但存在重硬件而轻软件的问题。目前,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专业的护理人员,很多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还只是处于“老年活动中心”的阶段,而能够上门提供专业护理服务的机构更是几乎没有。

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关键就在于加大专业护理人员的供给,一方面可以盘活现有专业护理人员的存量,为他们创造出可以流通到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之中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由政府牵头,建立起市场化的专业护理人员提供机构,订立行业标准,加强专业化的技能培训。如此,若干年后,在家养老才有可能没有后顾之忧。

法官“不开房”保证书,网络围观伤害了谁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先入为主、自我加戏,不仅对老屈有所不公,客观上也伤害身陷风波的几位女性。

历时近20天,此前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法官‘不开房’保证书”风波,有了最新的官方消息。8月22日,据永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目前暂无证据证实事件当事人——永州中院刑二庭庭长屈中亚与“保证书”中所提五位女性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通报还正式披露,网传“保证书”系屈中亚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的妻子何咏梅手持菜刀威胁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一字不改写下,并拍照发布至朋友圈。这一细节与澎湃新闻等媒体的实地采访报道相吻合。如此说来,屈中亚确实够委屈。与部分网友所猜测的截然不同,这事情并非“贪官中招”,而是一名法官家里的“醋坛子”被踢翻了。更准确讲,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外溢到了公共领域。

何咏梅猜忌成疾,难以苛责。她猜疑心重,因此做出种种出格之事,目前看来都是一种病态表现,只是原先都被人误当作是一个妻子和女人的极端表现。包括与她共同生活的丈夫,一开始都没有细想,一味迁就纵容。何咏梅更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给丈夫的职

业身份,以及“躺枪”的几位女性的正常生活,都带来极大困扰。

老屈虽然委屈,值得同情,但在这事情当中也有一定责任。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家事无小事,他不仅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且也是一名法官,他的一言一行既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也代表了所在单位的形象。这事情之所以引起网络热议,很大程度不在于网友猎奇心使然,而是他的法官身份使然。在真相不明情况下,难免有些人会猜想,这一定是屈中亚在外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才导致后院起火。

按理说,屈中亚对于家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有必要向单位汇报,以免影响正常工作。此外,屈中亚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妻子的精神状态,但囿于情感上难以接受,以及观念上滞后(如担心家里人有精神疾病而被人议论),未能及时送医,导致事态恶化至难以收拾。之所以如此,恐怕也和当下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不足、相关专业知识的普及程度落后有关,但不管怎么说,这事情老屈也有不对的地方。

当地法院也应更多关心自己的法官,尤

其是对其八小时外的个人生活要更多体恤。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无论八小时内,其个人言行都可能影响到所在机关单位形象,因此时刻都要有身份意识,牢记职责使命。试想,屈中亚所在法院倘若及早了解情况,及时介入,可能也就不会有后面的风波了。

此外,网友恶猜固然是因为事实不足自行“脑补”,但说起来,如此先入为主、自我加戏,不仅对老屈有所不公,客观上也伤害身陷风波的几位女性。这些女性有的只是给老屈打过一个电话,有的跟老屈根本没有什么交集,却三番五次被骚扰,甚至被何咏梅打上门来,本身已是苦不堪言,何况连名带姓被公布于网络,任人调侃?部分网友这种带着习惯性偏见的言论,无助于还原事实真相,更谈不上理性客观。如今,老屈的冤屈有望澄清,也该给这几位女性一个说法。

一纸“不开房”保证书,引发网络恶猜,所幸确实事出有因,清白得以自证。这也不由让人感慨,倘若不是如此凑巧,真凭实据俱在,屈中亚恐怕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

给自己的头发开证明,太奇葩



本报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看似坚持原则,实则成了刁难学生和家长的。

新生入学规定说,学生不允许烫发,那头发自然卷的学生怎么办?日前,头发天生波浪卷的小雯(化名)到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报名时被老师告知,校规不允许学生烫发,若为自然卷发质,需要到医院开具相关证明。但家长带小雯到三甲医院,了解到并无相关检测项目(8月22日,厦门日报)。

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自己还活着,证明我孙子是我孙子……在公众印象中,被全民吐槽和总理都发话痛斥之后,人人喊打的“奇葩证明”收敛了很多,但依然隔三岔五就会改头换面地出来折腾一番。

不烫发、不染发,是《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第一条中的要求,这当然没啥毛病。但如果天生自然卷、浅发色,当然应该予以包容,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要求学生证明自己“自然卷”,究其根源,除了对规则的机械僵化理解之外,还在于人性化意识的缺失。这也

是奇葩证明的通病。

简而言之,即便真的有怀疑,也不见得就一定要要求学生去开具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证明”。连医院都没办法检测,其实更应该说是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还会有人想搞这种检测,竟然堂而皇之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岂不荒唐?学生在当地记者陪同下,才从厦门市美发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开具了一张自然卷“情况属实”的认证,看似坚持原则,实则成了刁难学生和家长的。原则性本身就应该包容了人性化的考量,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尤其是为人师者,更当有仁爱之心,如此僵化,令人费解。

面对质疑,涉事的厦门工商旅游学校回应并无“要求学生开具发质证明”等特别规定,可能是部分老师在传达校方要求时产生了误会。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奇葩证明”仅仅是传达失误造成的吗?且不说在拟定学生的行为规范要求时,就应该考虑到“自然

卷”等意外因素,在去年遇到一名新生发色天生偏黄的情况后,为何不能汲取教训,在今年的工作中予以适当调整呢?如果在传达之时就一些细节问题提醒老师灵活处置,还会发生这样的奇葩事吗?

要求学生证明自己“自然卷”,固然只是个案,但教育领域的各种奇葩证明,却时有听闻。诸如随迁子女上学家长须开无犯罪证明之类的事情,就一度令舆论哗然。在中央的号召指导下,教育部门在整治奇葩证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今年4月,教育部就发布《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清理取消了29项证明事项。但是,要求学生证明自己“自然卷”的奇葩证明,却防不胜防。看来,要想杜绝奇葩证明,除了教育部门的约束监督之外,老师们也应该多长个心眼。遇事当三思而后行,切莫强人所难,轻率要求学生和家长去开一些莫名其妙的证明。